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清代历史演义全书

(二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目摇摇录

- 第十九回摇 李定国竭忠扈驾 员
郑成功仗义兴师
- 第二十回摇 日暮途穷寄身异域 员
水流花谢撒手尘寰
- 第二十一回摇 弑故主悍师徼功 圆
除大憨冲人定计
- 第二十二回摇 蓄逆谋滇中生变 圆
撤藩镇朝右用兵
- 第二十三回摇 驰伪檄四方响应 猿
失勇将三桂回军
- 第二十四回摇 两亲王因败为功 源
诸藩镇束手听命
- 第二十五回摇 僭帝号遭疾伏冥诛 缘
集军威破城歼叛孽
- 第二十六回摇 台湾岛战败降清室 远
尼布楚订约屈俄臣
- 第二十七回摇 三部内哄祸起萧墙 苑
数次亲征荡平朔漠
- 第二十八回摇 争储位冢嗣被黜 愿
罹文网名士沉冤
- 第二十九回摇 闻寇警发兵平藏卫 怨
苦苛政倡乱据台湾

第三十回	摇	畅春园圣祖宾天 乾清宫世宗立嗣	员因
第三十一回	摇	平青海驱除叛酋 颁朱谕惨戮同胞	员怨
第三十二回	摇	兔死狗烹功臣骈戮 鸿罹鱼网族姓株连	员苑
第三十三回	摇	畏虎将准部乞修和 望龙髯苗疆留遗恨	员阮
第三十四回	摇	分八路进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华龄	员源
第三十五回	摇	征金川两帅受严刑 降蛮酋二公膺懋赏	员猿
第三十六回	摇	御驾南巡名园驻蹕 王师西讨叛酋遭擒	员猿

第十九回 李定国竭忠扈驾 郑成功仗义兴师

摇摇却说明桂王自窜奔南宁后，湖广各省，已为清有。清封孔有德为定南王，镇守广西，耿仲明为靖南王，尚可喜为平南王，镇守广东。旋耿仲明死，其子继茂袭爵，镇守如旧。桂王势穷日蹙，不得已求救于孙可望。这可望系张献忠党羽，认献忠为义父，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星。献忠伏诛，他即窜入云南。云南本故明黔国公镇守地，被土官沙定洲所逐，夫人焦氏自焚死，可望伪称焦夫人兄弟，助天波复仇，击退定洲，乘势蟠踞。其党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、白文选、冯双礼等，推可望为部长。可望遣定国追杀定洲，定洲死，云南全省，统归可望，可望遂僭称为王，国号后明，以干支纪年，铸兴国通宝钱，居然称孤道寡起来。只有李定国与可望同等，可望称尊，定国不乐，可望借阅兵为名，到了操场，专寻定国隙头，将定国杖了五十，定国愤恨不已。可望恐人心离散，思借名服众，遂备黄金三十两，琥珀四块，马四匹，遣使至桂王处求封。桂王命可望为景国公，定国、文秀等封列侯。可望不受，自称秦王，竟派兵袭黔东，陷川南，把故明的镇将，杀逐得干干净净。桂王穷窜南宁，朝不及夕，没奈何再遣钦使，封可望为冀王，可望仍不受。又加封真秦王，乃令部将到南宁迎驾。一面派李定国、冯双礼等，率步骑八万，由全州攻桂林，一面派刘文秀、王复臣、张光璧等，率步骑六万，分道出叙州、重庆，直攻成都。

这李定国一枝兵，锋利无前，所到之处，无人敢当。沅靖、武岗、全州，统被定国攻破。孔有德忙檄部将沈永忠出去抵截，不值定国一扫。永忠退至桂林，定国亦接踵追至。桂林兵

少,有几个守陴将士,瞧见定国兵到,都静悄悄地溜脱。有德不能守御,奔入府中,偕其妻同哭一场,双双自缢。百姓献了城,定国飞章告捷。使者回来,报称永历帝已移驾安隆,封主帅为西宁郡王。定国倒也心喜。忽报清亲王尼堪率队至湘,清经略洪承畴,又自江宁至长沙,湖南危急。定国立率步骑往救。到了辰州,阵斩清降将徐勇。进至衡州,遇着清尼堪大兵。两下对仗,定国佯败,诱清兵追至丛林,一声号炮,推出无数伟象,张牙舞爪,向清兵乱扑。这清兵向来没有见过,顿吓得魂胆飞扬,逃命都来不及,还管什么主帅?尼堪正想拍马回奔,突遇一象冲到,将马推翻,把尼堪掀倒地下,这象便从尼堪身上腾过,霎时皮破血流,死于非命。

定国得了胜仗,暂驻武岗。方思进攻衡州,忽报秦王有使命到来,请至沅州议事。定国欲行,右军都督王之邦出帐谏阻,定国问他缘由,之邦道:“近闻秦王劫了永历帝,居安隆所,阳为尊奉,实是禁锢,每日肴饌,很是恶劣。他早已有心篡逆,只怕你王爷一人,此番请至沅州,有何好意?倘或前去,必遭毒手。”定国道:“我若不去,孙可望必定追来,衡州尚有清兵,两面夹攻,如何对待?”之邦道:“不如退回广西,再作后图。”定国点头,谢绝来使,竟引本部向广西退去,冯双礼自回。

孙可望得去使回信,不由的心中愤怒,亲率人马追赶。途次遇着刘文秀败还,方知入川各军,已被吴三桂杀败,复臣中箭身亡。惊愕之余,越加懊恼,没奈何带了文秀,向宝庆进发。中道又会着冯双礼一同进行。到了宝庆,巧与清兵相遇。这清兵就是尼堪部众,由贝勒屯齐接领,南徇衡永,望见可望军中的龙旗,随风飘舞,屯齐即拔箭在手,搭在弓上,飏地一箭,

射倒龙旗，立率精骑冲入敌阵。可望部下，不见帅旗，已自慌张，又经清兵捣入，锐不可当，便拥着可望逃走。文秀双礼，本是不得已相随，至此亦一齐退去。可望吃了一场大亏，遁至贵州，搜获故明宗室，一律杀死。遂自率内阁六部等官，立太庙，定朝仪，改邱文为八叠，尽易旧制。

桂王在安隆闻报，料知可望心变，与中官张福祿，阁老吴贞毓等密商，遣林青阳至广西，召李定国前来扈驾。青阳出发，托词乞假归葬，一去不还。桂王等得不耐烦，又差翰林院孔目周官前往催促，不料被马吉翔得知消息。马本孙可望心腹，自然暗报可望。可望立派部将郑国至安隆，迫桂王交出首谋，桂王战栗不能答。还亏中官福祿自出承认，与吴贞毓等同受械系，由郑国严刑拷讯，共得通谋十八人，即将福祿凌迟，吴贞毓处绞，其余斩首。冤冤相凑，林青阳回来复命，亦被郑国杀死。郑国回报可望，可望即遣白文选至安隆劫驾。桂王闻文选到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得呜呜哭泣。文选进宫，见桂王神色惨沮，也觉黯然，遂跪奏道：“孙可望遣臣迎驾，原来不怀好意，臣闻西宁王将到。令他护驾，尚可无虑。”桂王扶起文选道：“得卿如此，不愧忠臣。但可望势力浩大，奈何？”文选道：“可望蓄谋不轨，部下都说他不是，刘文秀已通款西宁了。他逆我顺，何必畏他？”桂王才放了心。

过了数日，果闻定国兵到，即开城延入。定国恰恭恭敬敬地行了臣礼，桂王喜出望外，亲书诏敕，封定国为晋王。定国即请桂王驾幸云南，并言刘文秀在云南待驾，可以无虞。桂王恨不得立刻脱险，即令定国、文选等扈蹕，克日出发，安安稳稳地到了云南。刘文秀果不爽旧约，排队迎入。进了城，把可望府第改作行宫。文秀受封为蜀王，文选受封为巩昌王。部署

甫定,警报遥传,孙可望兴兵犯阙。桂王命文选驰谕可望,与他议和。可望将文选拘住,伪上奏章,请归妻孥。桂王即派人送还可望妻子。可望因妻子还黔,遂大起兵马,入犯云南。可望部将马进忠等,多不直可望,与文选定了密计,进说可望道:“文选威名服众,欲要攻滇,非令他为将不可。”可望道:“他与李定国勾通,如何可使为将?”马进忠道:“闻他现已悔过,愿为大王效力。”可望遂命进忠引入文选,文选佯作恭顺状态,一味趋承,喜得可望手舞足蹈,立命文选为大元帅,马进忠为先锋,发兵十四万先行。留冯双礼守贵州,自率精兵为后应。

警报飞达滇中,桂王下旨削可望封爵,命晋王李定国、蜀王刘文秀发兵讨贼。定国和文秀不过带了万人,甲仗又不甚完全,到了三岔河,望见敌军已扎住对岸,众寡相去,不啻数倍。定国与文秀商议,文秀拟借交趾地界,作战败退处地,定国慨然道:“永历孤危,全仗你我两人,协力御敌,若未战先怯,是自丧锐气,何以行军?现在只有拼命与战,决一雌雄。我想孙贼部下,多半离心,未必定是他胜我败。”计议已定,即于翌晨渡河前进,那对岸的敌军,却退后数里,一任定国兵上岸。定国望将过去,见敌阵悬有龙旗,料知可望亦到了,遂率兵径捣中坚。此冲彼阻,才交得三五合,定国部将李本高,身中两箭,跌毙马下。定国大惊失色,方欲退兵,忽见可望阵后纷纷大乱。左有马进忠,右有白文选,旗帜鲜明,从可望军内自行杀出,招呼定国挥兵大进。弄得可望神志昏乱,忙拍马而逃。定国驱杀至十里外,方与白文选、马进忠两人,并辔而回。看官!你想这次打仗,不是白文选等暗中用计,哪肯容定国渡河,战胜可望呢?

可望奔回贵州,遥望城门紧闭,城上竖着的旗帜,大书明

庆阳王冯字样,不觉惊讶起来,正思呼城上人答话,猛见冯双礼上城俯视道:“我已归顺永历帝了,永历帝封我为庆阳王,命守此城,与你无涉。”这数语气得可望发昏,回顾手下残骑,所剩无多,不能再战,且妻子统在城中,若与他争闹起来,定是性命难保,不得已忍气吞声,求双礼还他妻子。双礼乃开了半扉,就门隙中放出数人,可望一瞧,妻孥如故,财物荡然,禁不住垂下泪来。他的妻子更不必说。可望痴立一回,方挈着妻子径奔长沙,投降清经略洪承畴去了。

这事且搁过一边,小子要叙出一个海外英雄来。看官!你道海外英雄姓甚名谁?就是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。芝龙降清,成功独航海赴厦门,募兵兴义,仍奉隆武正朔。至隆武帝殉国,永历帝正位,复遣使奉表永历,受封为延平郡公。成功竟大举攻闽,连陷漳浦、海澄等县,进围长泰。清闽浙总督陈锦自舟山移师赴援,一场海战,被成功杀得大败亏输,不但长泰被陷,连平和、诏安、南靖等处,统被成功夺去。陈锦惶急万状,急向清廷求援。清封芝龙为同安侯,令作书劝成功归降。成功接阅文书,看到“父既归清,儿亦宜剃发投诚”等语,不禁愤愤道:“今来一剃发国,当即剃发,倘来一穿心国,我亦将遵命穿心么?”即拒绝来使,下令进攻漳州,并悬赏购陈锦首。

歇了几天,忽来了两个闽人,献上陈锦首级。成功问两人姓名职务,一个是陈锦记室李进忠,一个是陈锦仆人库成栋。成功又问是谁杀陈锦,成栋应声是我。说声未绝,两手已被成功亲卒反缚,由成功喝令处斩,吓得成栋跪求饶命,连进忠亦跪倒叩头。成功指成栋道:“你与陈锦有主仆之谊,如何忍心害主,把他首级来献?我原是悬赏购陈锦首,但你不该杀他,所以我特罪你。”复问进忠道:“这罪奴有妻子否?”进忠道:

“有的，现亦随来。”成功道：“好好。他妻子到来，应照赏格发给，教他死亦瞑目。”便命左右推出成栋斩讫，随将赏银付与进忠，令他转交成栋妻子。进忠领了赏银，不敢多说，就退出帐外去了。忽厦门又来使人，报称鲁王以海，自舟山逃到厦门，应否接待？成功道：“鲁唐叔侄，自相鱼肉，太属可恨。”使人说：“鲁王已奉表永历，削去监国名号了。”成功道：“既如此，应照明宗室例优待便是。”看官！你道鲁王何故到厦门？他自窜身海外，随身只有张名振一人，很是萧条，幸浙中遗臣张肯堂等，渡海奔赴，约得十余人，遂把南澳作了根据地。嗣后袭踞舟山，约故行人张煌言，共图恢复。不料清总督陈锦，都统金砺，提督田雄等，驾着大舰来攻舟山。鲁王也遣张名振、张煌言等，率兵迎敌。开了几仗，倒也没甚胜负。怎奈天不容明，海面上陡起大雾，罩住舟山。清兵乘雾攻入，守兵措手不及，相率溃散。名振、煌言亟奉鲁王出走。名振弟名扬，阖室自焚。张肯堂自缢死。鲁王的妃子张氏及礼部尚书吴钟峦、兵部尚书李向中等皆殉难。清兵复分追鲁王，鲁王穷蹙无归，不得已走依成功。成功遣使人回厦门，自督军围攻漳州，适清都统率兵至漳，与城中守兵夹攻成功。成功腹背受敌，只得退保海澄。金砺追至城下，被成功一阵击退。乃留兵守海澄，自回厦门见鲁王。复与张名振、张煌言晤谈。两下各述己志，二张是始终为鲁，成功是始终为唐，彼此不便节制，商定了一个分地驻扎，互相援应的计策。二张奉鲁王移驻金门。煌言复招集遗众，进窥南京。到了吴淞口，袭夺清舰数十艘，进破崇明，转趋丹阳，谒明太祖陵，激励军士，直指南京进发。忽闻鲁王逝世，只得折回吴淞，寻又闻名振病亟，驰回金门。到金门后，名振已死，仅留遗书一函，劝他勉图恢复。主丧友歿，

日暮途穷，煌言至此，不禁涕泪交并。没奈何为主发表，为友营葬，把出兵的念头，暂时搁置。

这且慢表。且说郑成功驻节厦门，改称厦门为思明州，分所部为七十二镇，设立储贤馆、储才馆、察言司、宾客司、印局、军器局等，井井有条。厅间供奉永历帝位，有所封拜，必向座奏闻。部下感他忠义，无不敬服。当张煌言带兵入江，正拟出师策应，嗣闻鲁王、名振相继谢世，煌言退回金门，也自叹息一番，专使吊唁，暂休兵不动。一日，清廷派了两位钦差，赍敕来厦，封成功为海澄公。成功道：“我只知奉明帝敕，不知有清帝敕。”将来使遣回。隔了一月，成功弟渡，随了清使三人，又到厦门。成功与清使相见於报恩寺中，清使令成功跪受诏书，成功道：“成功系大明臣子，不受清诏。”清使阿山道：“今日奉皇上圣旨，赐汝福兴泉漳四府地，皇恩不可谓不重，汝宜受诏，剃发投诚。”成功正色道：“四府本是明地，何劳尔国赏赐？尔国旧封，只建州一区，目今踞我中原，太属无理。成功愧不能为明恢复，还说要我剃发降敌么？海不枯，石不烂，成功不降清。”言毕，拱手自回。是晚，郑渡入见成功，出其父芝龙书，并略说：“兄若不降，父命难保。”成功阅父书毕，慨然道：“忠孝不能两全，为禀老父，乞谅愚忠。”郑渡再三相劝，成功只是不从，郑渡痛哭而出。次日，清使挈郑渡出去。成功忙写了复书，遣郑说追上郑渡，将书交讫，郑说自回。郑渡随清使归报芝龙，呈上复书。芝龙拆书瞧阅，上写道：

儿以孤身僻居海隅，尝欲效秀夫之节，修包胥之忠，藉报故国，聊达素志。不意清廷海澄公之命，突然而至，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，继而四府之命又至，

儿又不得已按兵以示信,谈席未终,敕使乃哓哓以剃发为请。嗟嗟!今中国土地数万里,亦已沦陷,人民数万万,亦已效顺,官吏亦已受命,衣冠礼乐,制度文物,亦已更易,所仅留为残明故迹者,儿头上数根发耳。今而去之,一旦形绝身死,其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哉?且自古英雄豪杰,未有可以威力胁者,今乃嘖嘖以剃发为词,天下岂有未称臣而轻自去发者乎?天下岂有彼不以实许,而我乃以实应者乎?天下岂有不相示以信,而遽请剃发者乎?天下岂有事体未明,而遂欲糊涂了事者乎?父试思之!儿一剃发,将使诸将尽剃发耶?又将使数十万兵士,皆剃发耶?中国衣冠,相传数千年,此方人性质,又皆不乐与满夷居,一旦尽变其形,势且激变,尔时横流所激,不可抑遏,儿又窃窃为满夷危也。昔吾父见贝勒时,甘言厚币,父今日岂尽忘之?父之尚有今日,天之赐也,非满夷之所赐也。儿志已决,不可挽矣。倘有不讳,儿只缟素复仇,以结忠孝之局。儿成功百拜。

芝龙阅毕,蹙着眉道:“我的老命,看来要断送在他手中了。”随将原书呈奏顺治帝。顺治帝本封芝龙为同安侯,至是将他削职圈禁,一面命沿海督抚,固守汛界,一面饬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,率师防闽。济度出京,闻成功已连扰闽浙海滨,进据舟山,遂兼程南下。到闽后,与成功连战数次,一些儿没有便宜,反失了战舰几艘,丧了战将几员。成功连获胜仗,遂大治兵马,锐意规复。从征甲士,选定十五万,五万习水战,五万习骑射,五万习步击,另外挑选万人,来往策应。适自

滇中来使，封成功为延平郡王，招讨大将军，金门张煌言亦率兵来会。成功大喜，遂竖起奉旨招讨的大旗，命中军提督甘辉为先锋，总兵马信、万礼为第二队，亲统大军为后援，请张煌言前导，扬旗鼓棹，陆续前进。行到羊山，忽遇着数阵飓风，撞沉巨舰数十艘，漂没士卒数千名。于是只好停泊舟山，修理舟楫。

忽接到数处警报，海澄守将黄梧及旧部将施琅，俱背郑降清，清兵三路攻滇，成功不觉大愤。忙将舟楫修竣，扬帆再出。张煌言统领前部，由崇明入江，至金焦二山，但见江中横截铁索，舟不能前。煌言令人泅水，暗把铁索斫断，遂乘着风潮，联檣而进。到了瓜洲，与清提督管效忠相遇。两下酣斗，郑军奋勇齐上，效忠寡不敌众，凫水而逃，被郑军水师统领罗蕴章，入水追擒，推出斩首。当下扫清瓜洲敌舰，直逼镇江，炮声隆隆，震惊天地。城外北固山上，驻有清兵，下山来救，由郑军一阵乱斫，杀得马仰人翻，壕平尸积。败兵逃入城中，门未及闭，郑军一拥而入，城遂陷。镇江属邑，望风迎降。成功命直捣南京，帐下一人在叫道：“不可不可！”正是：

斗力不如斗智，用兵先在用谋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，待下回再行交代。

有孙可望之跋扈，适形李定国之忠，有郑芝龙之卑鄙，益见郑成功之义。一则扈躄滇中，一则兴师海外，虽其后赍志以终，卒鲜成效，然忠义固有足多者。成功心迹光明，尤加定国一等，故叙述亦格外生色。

张煌言、张名振二人夹写在内，即为明捐躯诸遗老，亦并叙姓名，作者风世之心，可概见矣。文字之不苟作如此。

第二回 摇摇日暮途穷寄身异域 水流花谢撒手尘寰

摇摇却说郑成功欲进攻南京，帐内有部将谏阻。这部将便是中军提督甘辉，当下献计道：“我军深入南京，清廷必发兵来救，前有守兵，后有援兵，我军孤处其间，岂非陷入重围？现不如将我军分作两路，一路取扬州，堵住山东来军，一路据京口，截断两浙漕运，严扼咽喉，号召各郡，南京不战自困，那时可以唾手而得了。成功道：“此计未免太迂。据我看来，南京清兵，多已调往云贵，现在不乘胜攻取，更待何时？况清提督马进宝，已自松江遣人通款，南京城虚援绝，还有多大本领，敢与我对敌？自然是马到成功了。”遂不听甘辉之言，命水军溯江而上，直至南京。先向孝陵前率军祭奠，随后作了一篇檄文，传布远近。令张煌言别率所部，由芜湖进取徽宁各路，自率兵攻南京。

两江总督郎廷佐闻郑军已至，急遣将分守要害。成功围攻不下，惟接连得煌言捷报，说是太平、宁国、徽州、池州等府，都已攻克，成功不胜欣喜，料想南京一城，不日可拔。忽报郎廷佐遣人下书，成功传见，把来书阅看，乃是愿献城池，惟城内人心不一，须要慢慢劝导，限期半月，方可献纳。成功喜甚，即批回照准。其实郎廷佐的书信，乃是缓兵之计，他已闻得云贵获胜，桂王远遁，清兵可自西返东，来援南京，因此托词献城，宽延时日。成功不知是诈，竟堕入他计中，按兵不攻了。

小子且把云贵获胜的事情，插叙数行：自孙可望降了洪承畴，具述桂王庸弱的情形，承畴遂上表清廷，请乘机大举。清政府本无心西路，欲弃云贵两省，给与桂王偏安，及得了承畴

奏疏,遂定议西征。命贝子洛辶为宁南靖寇大将军,会同经略洪承畴,从湖南进发;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,偕都统墨尔根、李国翰,从汉中、四川进发;命都统卓布泰为征南大将军,率提督钱国安,向广西进发。三路兵马,拟至贵州会齐,同入云南。洛辶、承畴一军,出靖沅镇远,至贵阳,击走守将马进忠,遂入据贵阳城。三桂一军,由重庆至遵义,击退守将刘镇国,获粮三万石,降兵五千,遂入占遵义城。卓布泰一军,亦连陷南丹、那地、独山诸州,至贵阳来会。三路连章告捷,清廷复授豫王子信郡王铎尼为安远大将军,率禁旅至贵州,总统三路兵马。铎尼令洛辶、承畴略屯贵阳,办理粮饷,自督诸军三路入滇。每路兵五万,各带着半月粮草,浩荡前进。

是时桂王部下刘文秀已死,军政统归李定国执掌。定国闻贵州已陷,亟遣白文选至七星关,抵住西路;冯双礼至鸡公背,抵住中路;张光壁至黄草坝,抵住东路。自守北盘江铁索桥,居中策应。七星关系滇蜀交界的要险,峭岸阻江,山同壁立,三桂到了关外,见关内已有人守住,料难攻入,他却佯作攻状,别遣部将绕出苗疆,拊击背后,文选只防前面进攻,不料后面复有清兵出现,顿时惊溃,窜入沾益州。黄草坝在南盘江右岸,由张光壁率师扼守,将江中各船,一概击沉,阻住清军渡江。卓布泰到了左岸,无船可济,便在岸上扎营。两边隔江发炮,未曾接仗,适有泗城土司岑继禄,到卓布泰前献策,教他绕道下游,渡过对岸。卓布泰从土司言,遂于夜间分兵,直走下游,用人泅水,把凿沉各船,扛至岸侧,塞好漏洞,乘夜潜渡。张光壁尚呆守南盘江,谁知清兵已至北盘江。李定国闻清兵过河,急率兵三万,堵住双河口。清兵杀奔前来。定国挥军死战,击退清兵。到了次日,清兵复至,乘风纵火,火随风卷,野

燎烛天，定国抵挡不住，只得退走。到了北盘江见冯双礼亦狼狽奔回，报称清兵势大，不胜抵御，鸡公背已被夺去。定国惊惧，将江内铁索桥烧断，与双礼走向云南，清兵追至北盘江，见对岸已无明军，便搭造浮桥，逾江而进。

明桂王闻定国败还，拟连夜出奔，行人任国玺独请死守。尚在未决，只见定国进来，泣奏一切，桂王便与议去守情形。定国道：“行人议是，但前途尚宽，今暂移蹕，卷土重来，犹为未迟。”桂王听了此语，遂决意出走永昌，命定国断后。行未数里，白文选自沾益追至，定国遂把殿后军付与文选，自率精骑扈驾前去。清兵三路会齐，直入云南城，洪承畴亦自贵阳趋云南。铎尼令诸军进追桂王至玉龙关，遇着白文选军，乘势猛扑。文选部下，只有数千人马，哪里禁得住三路大军？苦战多时，人马将尽，便拍转马头，率领残卒，逃出右甸去了。

警报传至永昌，桂王复匆匆逃走。定国令总兵靳统武，带兵四千扈驾，自率精兵六千据住磨盘山，专待清兵。磨盘山在永昌城东，一名高黎贡山，为西南第一穹岭，山路崎岖，仅通一骑。定国料清兵穷追，必从此山经过，遂把六千兵分作三支，令部将窦名望率兵二千伏住山口，高文贵率兵二千伏住山腰，王玺率兵二千伏住山后。自己高坐山巅，管着号炮。遥望清兵迤邐前来，正是漫山遍野，不辨多少，他却自言自语道：“任你无数人马，到了此地，恐怕虎落槛阱，无能为力了。”

歇了半晌，见清兵已从山口进来，因山口狭隘，将横队变作直队，鱼贯而进，不禁大喜。约历一二时，清兵入山，还不过一万多名，猛听得一声炮响，清兵个个下马，停住不进。接连又是无数炮声，霎时烟雾迷蒙，只觉得鼓角声，喊杀声，兵器碰撞声，合着天上的风声，山谷的回声，闹成一片。正自惊疑不

定,突然来了一个飞炮,向空坠下,不偏不倚的,在定国头上滚将下来,吓得定国心头乱跳,急忙把头一偏,那飞炮恰恰在定国身边擦过,坠落脚边。前面尘土,被这飞炮一激,扬起空中,任你定国智勇深沉,也自镇定不住,忙回身逃落山下,向西急走。到了半路,始见高文贵踉跄奔来,手下残兵,只剩一千多人,报称:“清兵迭放巨炮,烟火满山,我军无从暗伏,不得已出来对仗,可奈清兵势大,窦王二将,已经阵亡,六千人已失四千,某只得冲围前来。”定国道:“可恨可恨,不知谁人泄漏消息。”随即合兵而去。

原来清兵自云南出发,渡过潞江,沿途经过,不遇一敌,他即仗着锐气,越岭进行。适有故明大理寺卿卢桂生,热心富贵,竟至铎尼军前,报说山上有伏。铎尼急令前队,舍骑而步,以炮发伏。伏兵齐起,与清兵鏖斗一场,杀死清都统以下十余员,精兵数千。窦名望、王玺亦战死。此次若非桂生泄计,就使不能杀尽清兵,也要大大吃亏。只是天已亡明,不容定国成功,所以清兵得转败为胜。

那时桂王西走腾越,为从官李国泰、马吉翔所阻,转走南甸,顺着江流前去。到一大河,四望无际,招问土人,答称此河名囊木河,过河即是缅甸国界。靳统武请走还腾越,李国泰、马吉翔不从。桂王恐清兵追来,亦不愿退回,巧值故黔国沐天波前来扈驾,说与缅人相识,遂决议渡河。惟靳统武不愿,仍奔觅定国去了。

桂王至缅甸境,缅人令从官尽去兵器,方许前行。桂王无奈,命从官抛弃兵械,雇了车马,进蛮暮,缅人具四舟来迎。行三日,至缅都,不令桂王登岸。又五日,至赭咄停舟,方导桂王上陆,引入草屋中。屋外编竹为城,左右都是缅妇贸易。缅人